

皖人戲曲選刊

龍變

卷

○芙蓉城記

○瓊花夢



清 龍 變 撰 陸 林 校 點

黃山書社

安徽古籍叢書

皖人戲曲選刊·龍燈



陸林校點

黃山書社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皖人戲曲選刊·龍燮卷/(清)龍燮撰;陸林校點
- 合肥:黃山書社,2009.3

(安徽古籍叢書第二十三輯/安徽古籍叢書編審委員會編纂)

ISBN 978 - 7 - 5461 - 0193 - 4

I. 皖… II. ①龍… ②陸… III. ①古代戲曲 - 劇本
- 作品集 - 中國 ②傳奇劇(戲曲) - 劇本 - 中國 - 清代
③雜劇 - 劇本 - 中國 - 清代 IV. I237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08)第 185078 號

全國古籍整理出版規劃領導小組
本書出版得到 資助
安徽省古籍整理出版辦公室

皖人戲曲選刊·龍燮卷

(清)龍 煞 撰

陸 林 校點 諸偉奇 審訂

*

責任編輯 李 媛

責任校對 李 媛 封面設計 國 亮

黃山書社出版發行 合肥中德印刷培訓中心印刷廠印刷

開本 850×1168 1/32 印張 10.125 插頁 4 字數 200 千字 印數 2000

2009年3月第1版 2009年3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 - 7 - 5461 - 0193 - 4

定價 26.60 圓

凡發現本書有印刷、裝訂錯誤,可直接向承印廠調換。

安徽古籍叢書編印緣起

我國歷史悠久，典籍豐富。我省地處南北之交，學術尤擅其盛。數千年來，哲學、史學、文學、藝術、語言、科技，作者輩出，著述如林，或自名一家，或蔚然成派，多為中華民族文化之菁華，有裨於社會主義文化之建設。允宜及時整理，以廣流傳。

粵自明清，以至近世，南北郡邑已有涇川叢書、龍眠叢書、貴池先哲遺書、南陵先哲遺書諸刻。一九三一年，復有安徽叢書之編刊，所收皆皖人著作，分期影印。出至第六期，以抗戰軍興而中止。盛業未竟，論者惜之。

今者，中央倡導整理古籍，我省領導對此尤為關心。原省古籍整理出版規劃委員會幾經商討，決定編纂安徽古籍叢書。編纂宗旨是在歷史唯物主義指導下，批判繼承，古為今用，弘揚民族優秀傳統文化，為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服務。最其體例，約有數端：一、所收皆為歷代皖人著作，時間一般以辛亥革命之前為限，根據內容，分類成輯。注意稿本、稀見本之搜輯與傳布。二、整理方式包括輯、校、標點和注釋、今譯。校勘，力求採用善本為底本，校以他書，或加補輯、編次。標點，採用新式標點。注釋，務求精確，但不作煩瑣考證。整理中，盡量吸收國內外研究的新成果。三、鑒於古籍之特點，所出各書多用繁體字；且版皆堅排，以期一律。四、凡熱心於本叢書編印及捐資助刊者，得於書內題名。

安徽古籍叢書編審委員會

二〇〇四年十一月修訂

望江龍
雙石推者

第一齣
柳外

蝶戀花
宋之一管生花終日發。百裡尋愁只空勞城妙。可惜牛生還反了。無情懈把天公叫。驅背荷翁塵子笑。天那多情特與溫柔相尚。有些兒情未到。如何不及他年少。

後學士秋園翠曉。國男兒卑卑載斗量。

漫風景火山剉樹。負恩愛鬼子空王。

第二齣
仙迎

齊破陣
宋高祖所作壁上
快氣每經年少。才名獨擅詩豪。皮相無知。

《芙蓉城記》抄本書影

江花夢卷上

雷芹居士填詞

蓮道人校訂

第一鈞 提綱

(西江月)不之淳世真如寄耳此身馬用文之淵閣書卷怕題詩筆墨堆供遊戲
俠女誰稱紅娘吳人自寫烏鵲仙花之作並頭枝一部福州鼓吹

白蓮宮卷江子窮愁歌又空山用臺使難求不似詩才重我俱兵過書公館
風雨敲紅牆瓦敲金脫頭根土假同聲社策清音生年少莫飛閒照眼步上風雲走山頭
五消息未封利溝橋夏晴想列華蓮上美金妝妝極仙翁收眼立四旁

女秀才夜抱詩局睡

雖俠客笑解吳鉤佩

《江花夢》抄本書影

第二十二齣

閨謔

太師引旦袖文集上這姻緣兩字真奇異牽頭的是萱堂老慈敘齒的是旁枝姊妹交頸的是假相夫妻佯羞澁拈雲捏雨酬恩愛憑肩交臂吟風月和鳴唱隨效于飛個中消息只有兩人知

奴家前日隨了母親到此好不躊躇誰知這鮑雨臣是個奇人只爲他雙親早逝女扮男粧粧起男來就像一位俊雅兒郎脫下冠服竟是一個極柔

望江縣志後序

邑之有志猶國之有史也。余母之邑邑志即他日之國史也。悲與史果有異哉。然史垂法戒，善惡昭然。

康熙十二年嘉平月望日

邑國子生龍變題於萬

卷堂



龍變（康熙）望江縣志後序書影

前言

作為文化重鎮安慶府的末縣，望江向來不以文學顯。清修邑志，在人物志中，竟無文學傳或文苑傳的設置，可見其文脈之不振。清初龍燮的有關創作，尤其是所著瓊花夢傳奇和芙蓉城記雜劇，始令該縣從此稍在談文說藝者之口，並為之在戲劇史上留下了頗具特色的痕跡。

—

龍燮，字理侯，號石樓，一號改庵，又號雷岸，別號桂崖，晚號瓊花主人，江南望江縣（今屬安徽）人。生於明崇禎十三年庚辰正月十七日（一六四〇年二月八日），卒於清康熙三十六年丁丑八月十一日（一六九七年九月二十五日）。望江龍氏，始祖名仁夫，為江西永新人，宋開慶進士，官浙江儒學提舉，宋末「避亂」至望江，隱居不仕。燮祖名之冕，字正元，方志載其『幼好學，不問生產，致家道日貧。已而太息曰：「吾安可墨守章句，令老親缺甘脆耶？」棄舉子業，營什一以奉親，後果稍裕。輒推父所授產，畀其弟；遇族里貧乏者，施與無倦。』^(二)可見，至少從祖輩開始，龍家因經商而成為當地富戶了。燮父名應鼎（一六一四——一六八八），字禹九，亦樂善好施，明末以貢生為南通州海門縣教諭，政績甚佳，明亡棄官歸里。

龍應鼎生有七子，長名光，次即為燮，均出於嫡妻朱氏。龍燮少穎異，『有聖童之譽』^(二)。六歲與

兄共師事懷寧吳廷楷，「楷具史才，郡邑前後以修志交聘」〔三〕。在良師的指導下，龍燮十歲便熟記經史古文「數百萬言」〔四〕；十二歲應童子試，知府王廷賓見其幼小，戲出對云：「『要孩兒』抱來應試。」龍燮應聲云：「【朝天子】看取同升。」知府訝其才，遂首拔之為童生。少年時即諳熟戲曲曲牌，似已昭示了他將以曲家而名世。十四歲，在江南學政藍潤的主持下，被錄取為秀才。其少年時期，可謂英姿風發，視功名為唾手拾芥之物。然自順治十七年庚子（一六六〇）至康熙十一年壬子（一六七二），他連續參加了四次（或云五次）鄉試，卻屢戰屢敗；尤其是其兄龍光於康熙二年、六年先後考中舉人、進士，對他多少也會產生一些刺激。其母朱氏在聞聽長子中舉的捷報後，竟臥牀不起曰：「安有二子赴舉，一落孫山乎？」（龍光燮公傳）由此不難想見當事人自己的心理感受。龍燮康熙六年作丁未初度：「敲針騎竹渾如昨，破帽青衫忽到身。榆莢囊空難使鬼，梅花賦就尚驚人。獨為南阮慚群從，安得西華慰老親。時未舉子。笑問山妻釵典未，且須沽酒過茲辰。」〔五〕典釵沽酒的達觀之舉，難掩其囊空無計、才華空有、青衫無用、青眼難堪的憤懣和抑憂。正是這種情緒的不斷鬱積，在康熙十一年秋闈失利後不久，龍燮終於致書友人云：「某四戰棘闈，不獲一售。今已矣，丈夫豈堪再辱也！計惟閉戶山中，十年靜坐耳！」冬，援例入國學。從此棄舉業，益肆力於詩賦古文，該年三十三歲。

按照年譜的說法，龍燮在康熙二年（一六六三）二十四歲時就已「著作日富，才名藉甚，一時諸名公遂致慕焉」。有關記載出於子弟的回憶，難免有所誇飾，但是至少在五年之後，他已經嶄露頭角。康熙七年秋，知縣吳美秀設法減免糧賦攤派，有關碑記邑令吳美秀裁糧里雜派記就出自龍燮之手；康熙十一年春，撰募設粥賑飢文，同年為知縣劉天維撰修築西圩記；康熙十二年，受劉天維聘修縣

志，十二月撰新志序^(六)；康熙十三年，受知府姚琅聘，參修安慶府志。撰寫這些文字，與一般的詩詞歌賦不同，它們不僅僅是文學才能的社會認同，更代表着作者在當地的政治文化地位，足以見其道德文章之聲望至少已經著於鄉里了。康熙十二年（一六七三），江西曾燦在蘇州輯刻當代名家詩歌總集，即選其作品多首，可見其文學影響。其中有詩云：『太白有詩泣鬼神，一字不入時人耳；文通有書汗馬牛，一字不洗寒儒愁。古來文章每如此！先生被褐歸去來，予亦閉門窮慾死。男兒要在論萬古，眼底紛紛未足數！』（送張天放先生還金沙）^(七)，渾融豪放，氣韻沉雄，勢壓古今，目空俗世，頗有李白之遺風^(八)。凡此，皆為康熙十七年詔舉『學行兼優、文詞卓越』之人時，龍鸞能夠被薦赴京參加博學弘詞科考試^(九)，進行了足夠的輿論和資格準備。次年，在轟動天下的弘博考試中，龍鸞取中第二十八名，授翰林院檢討，纂修明史。時年四十^(一〇)。『憶昔吾曹五十人，惟君年少多英姿』^(一一)，是十六年後同年友王頊齡對龍鸞的讚美。

從此，除了丁父母之憂的康熙二十五年（一六八六）至二十九年（一六九〇）的五年間外，龍鸞一直在京為官。先後任詹事府左春坊左中允，兼翰林編修，改署大理寺寺正、刑部河南司員外，調工部屯田司郎中，『受事僅五月餘，遽以勞瘁得疾終』，享年僅五十八歲。病歿後，『琴書蕭然，家徒四壁，幾不能歸』。其在京任職的十四年間，為官正直耿介，清廉不苟。雖以『久擅文章著作』之『詞臣』而長期從事刑名案牘之務，即所謂『以翰林出為郎署』^(一二)，未能充分展示其文學才華，為時論所惜，但仍兢兢業業，政聲頗佳。故無論其政績，還是其文才，都得到時人的好評。平居嘗云：『餓死事小，廉耻事大。』又云：『文章不可寄人籬下，須自我出者方可成家。』足見其在道德和文章兩個方面的追求或

自律。

所著除了劇作兩種及已經提及的詩文外，尚有和蘇詩三集，今存有康熙刻本和抄本；另有石樓藏稿、改庵詩文全稿、詞稿、晴牕隨筆^(一)，皆未見傳世。此外其詩文亦散見於清代著述中，如尤侗編哀絃集中，有龍燮撰悼詩一首；趙士麟讀書堂綵衣全集卷首有其序文一篇，及題詞古風一首、絕句十首；龍光撰燮公傳，引其受帝召見感懷詩一首；縣志卷首，有其望江縣志總目序；藝文中，載其邑侯劉公祠記、邑侯伊公去思碑記、璿璣玉衡賦並序、冬青賦並引、經史賦並序、御試省耕詩、首春懋勤殿應制五言排律十二韻、雷川四先生傳等^(二)；曾燦過日集還收入其五古夜聽孫山人彈琴、憶昨行贈劉生、五律哭朱瓊州和七絕宜城旅興等早期詩作；另有七古南陵石壁畫馬、七律寄懷江武子先生、同李男蛾章錫九游齊山限齊字三首^(三)，亦見於時人所編總集中。更全備的文獻資料，還有待進一步地收集。為其詩文作序者，皆一時名家（參見燮公年譜和燮公傳）。僅在各家別集中，現存就有詹允龍雷岸詩序、宮允龍雷岸擬蘇詩序^(四)，和蘇詩二集序^(五)，題龍石樓和蘇詩卷後四首、石樓和蘇詩序等^(六)。趙士麟、王士禛、田雯為其作序時，分別是吏、戶、刑部侍郎，皆是享譽當時的名公大臣，足見其詩文之為世所重。

二

芙蓉城記和瓊花夢，是龍燮所撰的兩部戲曲作品，故後人又合稱為龍改庵二種曲。關於兩劇的創作時間，前者向無記載，自撰芙蓉城記引曰，是客居『蘭水』之地^(一)、『擁爐呵筆』之時寫下的作品。

體味友人『先生之四集，詩賦文詞已具，而傳奇獨缺』的語氣，似是其詩文集石樓四集已經編就而尚未染指戲劇時的口吻。該書據現存劉天維所撰石樓四集序，當即石樓藏稿，年譜云成於康熙十二年。劉氏康熙十年任望江知縣^[二〇]，康熙十四年被瓜代^[二一]，而龍燮本人康熙十二年底尚在纂修縣志，故雜劇的寫作時間只能是在康熙十三年（一六七四）冬。劉氏已提及所作『歌詞樂府』，當是稍後所序。瓊花夢（一名江花夢，是作者死後為人所改），據年譜記載，乃次年『夏客揚州』時的產物，時年三十六歲。蓮池漁隱題芙蓉城感石樓公作詩云：『事先已識江花夢，又演芙蓉城一篇。三百年來都幻見，早知鴻博賦朱箋。』不僅交待了自己觀演兩劇的先後順序，還點明均成稿於康熙十七年六月赴京應舉之前，即兩劇都是龍燮三十餘歲時的作品。他康熙八年（一六六九）三十歲喪偶、康熙十一年棄絕科考。這兩件人生大事，不妨作為我們理解其劇作的個人背景。

對於芙蓉城記的創作緣由，作者自序云：『余嘗擬和坡公游芙蓉城詩，至今尚欠此一債，不若以曲償之。』於是『稍取芙蓉城事，點綴成之』。所謂坡公詩，是指蘇軾七古芙蓉城詩，詩敘有云：『世傳王迥字子高，與仙人周瑤英游芙蓉城。元豐元年三月，余始識子高，問之信然，乃作此詩。』後人遂認為該劇是以宋人註釋芙蓉城詩下引胡微之王子高芙蓉城傳略為本事的。其實，與劇本創作有關的大約只是全詩前四句：『芙蓉城中花冥冥，誰其主者石與丁。珠簾玉樓翡翠屏，雲舒霞卷千傳停。』且只借用了『兩位』主者的前一位石延年之名。南宋施元之註釋『石與丁』曰：『歐陽公詩話：石曼卿卒後，其故人有見之者，言：「我今為仙也，所主芙蓉城。」張師正括異志：慶曆中，有朝士冒晨赴起居，通衢見美婦三十餘人，並馬而行，若前導者。俄見丁觀文度按轡，繼之而去。有一人最後行，朝士

問曰：「觀文將游何處？」曰：「非也，諸女御迎芙蓉館主。」時丁巳在告，頃之聞卒。^(二)蘇軾對虛無縹渺的芙蓉仙境的美麗描繪，觸動了龍鬱的藝術想象。他『稍取』詩句和註釋中『千傳停』、『諸女御迎芙蓉館主』等記載為線索，將漢代以來有關女性被男子欺凌傷害的歷史事實或文學故事予以『點綴』，藉以發擴自己對歷史、男女、情愛等問題的評價和認識。

芙蓉城記叙宋代石延年（字曼卿）死後『蒙上帝簡授，主芙蓉城事』，衆仙妹迎其到任。城中有三千仙女，這裏集中了『自古以來，那些傾城美女、絕世佳人，個個是玉骨冰肌，處處盡瑤臺瓊館，這乃是仙家第一所溫柔鄉了』（第二齣仙迎）。其中所居，不乏王昭君、侯夫人、綠珠、碧玉、霍小玉、崔鶯鶯等歷史和文學史上的悲劇人物。在芙蓉城這個理想王國裏，女性個個獨立自主，在當年導致她們不幸福運者的面前終於揚眉吐氣；與之相對立的男性個個猥瑣鄙陋，受盡先前曾被他們殘害侮辱者的奚落嘲諷。作為城主，石曼卿要替這些生前命運不幸的下屬伸冤理屈，主持公道，遂將有關『未了公案』奏聞上帝，請求對毛延壽、許廷輔、孫秀、武承嗣、李益、元稹等傷害過女性之人，予以懲處。上帝降旨，前四案由閻羅（由寇準擔任）審斷，皆罰為畜生；後兩案由曼卿根據罪過輕重發落，遂判元稹轉世為僧，李益轉世娶醜婦。對這兩個多情而不專情的『才子』而言，如此充滿譴虐意味的處罰，實莫重焉。

瓊花夢主要寫荊州書生江雲仲，夢見揚州蕃釐觀瓊花仙使送來寶劍和詩箋，說是其婚事的信物。詩箋作者乃廣陵女子袁餐霞，因見江作郢雪齋集而慕其文才。江生本想親往揚州訪袁，因受到進士卓子然的鄙薄，於是焚棄儒冠，前往西北邊塞從軍，並囑書童去尋訪袁小姐。江生途中遇上女扮男裝的揚州鮑雨臣（本名雲姬），兩人意氣相投，結為兄弟。鮑欲暗託終身，遂以佩劍（即夢中之物）相贈。

鮑雨臣回鄉後，用計為袁餐霞解除了防禦使逼娶為妾之禍。袁母感激，將女許配雨臣。鮑為了保護袁小姐，便應允婚事。江生投軍後，用離間計征服敵方，奏凱還朝。功成名就，即赴揚州，袁、鮑兩人同嫁之。再過二十年，江雲仲晉爵楚國公，告老還鄉。後經呂洞賓點明，江與袁、鮑乃仙人下凡，三人遂看破紅塵，幽居修行。

從題材看，這是一個沒有本事來源的個人新創。雖然劇中也穿插了若干歷史人物，如唐介、种世衡、李元昊，皆為宋代和西夏史上有名之人，其基本情節即因夢成婚，卻出自作者的創造，歷史人物只是起着點綴或烘託故事背景的作用。這一劇本對於作者而言，是有感而作的。有關該劇最早的詠劇詩，乃尤侗寫於康熙十七年的龍石樓金陵納姬四首之三『舊夢揚州后土祠』，詩末註曰：『石樓感夢，曾製瓊花夢樂府。』說明龍燮確實因為自己僑居揚州時感於夢境，而創作了此劇。雖然今人對其夢已難得其詳，有一點却是可以肯定的，此劇很有一些自吐胸臆的色彩。尤其是江生自負才華而功名蹭蹬的經歷，遭人睥睨而焚棄儒冠的行為，無疑與作者屢赴秋闈均名落孫山後的決絕態度密切相關。

無論是芙蓉城記還是瓊花夢，均更多地表現了作者的人生態度和理想。當年知縣劉天維云『龍子抱道窮居，憂愁壹鬱，其惜時感遇之意，又往往發之於歌詞樂府』〔二三〕；龍燮晚年也曾總結自己一生著述是『我為窮愁漫著書，書成每自哂蟲魚』〔二四〕，可見在其戲劇中是寄託了他的際遇感慨的。具體到戲劇創作的動因，『窮』是指人生道路的不達，『愁』是指個人感情的不順。作為主旨的歸納，亦可以用事業和愛情來概括，它反映了作者對於這兩個人生重要問題的基本態度。

就事業而言，作為清初人士，龍燮對現實世界並沒有類似遺民的強烈抵觸。江雲仲之投筆從軍，

只是對科舉的絕望，並非對整個世界的絕望。至少在江生看來，人生的道路有多種，當科舉這條路走不通或不值得走時，還可以選擇其它途徑去博取功名。按照作者友人鄭重詠劇詩的說法，就是『杖策焚冠成壯志』。在作者的心目中，真正的文士，應是江雲仲那樣的『文武全才』（第十三齣畫策），既能掉鞅詞壇，又能立功疆場。這種人生選擇和功名博取的理想，既是對科舉制度的不滿和失望，似乎也是對晚明以來空談心性的儒家者流的背棄，體現了作者追求事業的實踐理性思想。在其筆下，石延年同樣是如此人物：『作賦揮毫，不讓雕龍倚馬；談兵把劍，頗思探虎封狼。』（第二齣仙迎）寇準在契丹入侵之時，善於謀略，希望『替宋朝畫一條百年無事的長策』，也是個『擔當的氣魄、正直的鬚眉』（第六齣懲奸）。他們成仙之後，更是執政賢良，賞罰分明。龍燮父應鼎，亦可算是文武全才，『生而穎慧……才氣不可一世』（二五），在晚明協助署理知縣任允淳抵抗李自成，『率士民數百人，破賊數萬衆』；後在海門教諭任上，曾『以一身拒海兵十萬衆』（二六）。這種家庭背景，無疑會影響作者的人生理想和追求，並具體化為江雲仲、石延年、寇準等戲劇形象的塑造。

就愛情描寫而言，兩部劇作也有值得肯定的相通之處。尤侗詠瓊花夢傳奇詩，就是將這兩個作品聯繫而論的：『有情眷屬無生話，蓬島蓉城別有天。』末句『蓬島』指瓊花夢結局之夫婦求仙，『蓉城』指芙蓉城記無疑。

龍燮一方面在芙蓉城記中，通過一系列的反面例證，對男性別攀高門、忘恩負義、見異思遷或重利輕別等行為，明確表達了自己的愛憎臧否。李益先娶霍王之女，又背盟割愛，結婚盧氏，『以致那小玉飲痛歸泉』；元稹先與崔鶯鶯『密約私通，後來別諧伉儷』，又作文『傳示同人，表白其事』，致使鶯鶯

『韶顏稚齒歸泉壤』（第七齣判事）。再如商人徐必用為求『十來倍利錢。因此住不的手』，以至令妻子朱希真獨守空房（二七）（第四齣索偶）。這些不知珍惜感情、不懂憐香惜玉的『鹵男兒』，或被斥之為『面熱腸寒，才高行短』，或被睥睨為『不過是蠅頭雞肋財多大？你繭絲粟米毛難拔』，在劇中均遭到批判或諷刺。另一方面，在瓊花夢中，作者通過江雲仲形象的正面塑造，直接表達自己的愛情理想。江雲仲心目中的理想配偶，是才華和容貌並重，但如果沒有才華，則是不予考慮的。幫閒文人黨同為其介紹美如『織女』之人，『更有銅山樣家私堆垛』（第五齣拒媒），便被其婉拒。可是當其僅僅看到袁餐霞『篇章俊逸書端重』的詩箋時，便讚嘆道：『你只看她詩饒秀致，字帶餘妍。』對內在美的欣賞，導致他對詩箋作者外在『傾國好姿容』的美好想象（第二齣夢箋）。難能可貴的是，江生在功成名就之時，卻能表現出視愛情重於權位的感嘆：『萬一錯過這段姻緣，咳，就是取金印如斗大、懸之肘後，也是枉然！』（第十九齣理箋）在他看來，以『才華』相惜為基礎的愛情，是不必以『高車馬』為敲門磚的；與心心相印的愛情比較，斗大黃金印又算得了什麼呢？功名、事業、權力、地位，古今有多少海誓山盟在它們的面前會變得不堪一擊。因為現實告訴人們，一旦有了高車駟馬，自不愁佳偶良配。至於是否有才華相惜之愛，或者說這種愛情到底有多重要，又有誰能說清楚呢？可是在三百多年前，卻有人明確地表達了相反的觀念，更看重兩性之間對彼此才華即內在的欣賞。這種無功利的情愛意識，或者說是純粹的愛情觀念，在權力至上、物欲橫流的時代，無疑是具有進步意義的。

龍燮從事戲劇寫作時，髮妻施氏逝世已五六年而尚未再娶（康熙十九年始繼娶張氏），劇本無疑蘊含了他的愛情理想和情感世界。其中表現出的男女觀或婚姻觀，既有明顯的落後觀念或低級趣味，